

一场跨越十一载、从未停歇的青春奔赴 “江南”牵手山乡，“年年来”不失约

黔东南苍山如黛，暮色漫过千层梯田，独洞侗寨渐入酣眠。

7月中旬的一个深夜，村寨深处，一座吊脚楼的窗棂里，灯还亮着。

往常这个时候，独洞小学三年级的石谭笑早已在睡梦中，但是这晚她还伏在案头，准备一份特别重要的礼物，她一笔一画在雪白的信纸上描着小花与爱心，字迹稚嫩，落笔却格外郑重。因为再过些时日，她的老师们就要回江南了。小石和五年级的石晓云约好，要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，都写进这封长长的信里，说给这些来自江南大学“心手相牵”支教团的老师们听。

“希望明年还能见到你们。”“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。”纸短情长，承载着侗寨孩子最赤诚柔软的依恋，也记录着一场跨越十一载、从未停歇的青春奔赴。

从太湖之滨的无锡，到月亮山下的从江，一千五百公里。

2026年7月13日，江南大学人文学院“心手相牵”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一行8人齐聚黔东南，在从江县洛香镇独洞村开启暑期支教夏令营，这也是团队连续第十一年深入山乡开展推普帮扶。

自2016年成立以来，他们从太湖之滨启程，足迹遍及河南、青海、贵州等多地山乡，用十一载的接力与坚守，书写着振兴山乡的青春答卷。

“年年来”背后 是关于荷花的约定

7月14日，独洞小学里那座由江南大学援建的“江南亭”前，八十名孩子早早围坐，一年一度的支教夏令营如约开营。“你们年年来，为独洞带来新知识、新视野，这份情谊，山山水水都记得。”独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守强动情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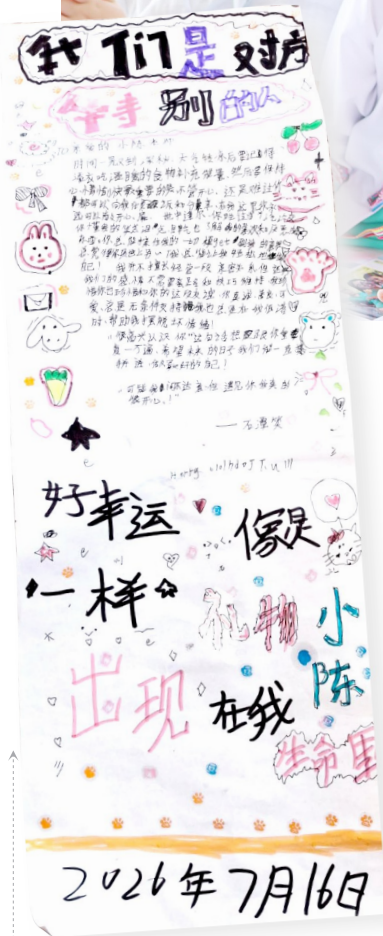
“年年来”三个字，背后是一场关于荷花的约定。2022年支教结束临别时，孩子们拉着队员的衣角问：“老师，明年你们还会再来吗？”队员们望着荷塘里初绽的花朵，认真回答：“明年荷花开时，我们会再来的。”

自那以后，“荷花开时再相见”成了独洞孩子和江南青年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。此后每到盛夏，总有新的年轻面孔背起行囊，循着过往的足迹走进大山。变换的是一张张青春的脸，不变的是一次次跨越山海的奔赴。

队员周仕楠报名支教的初衷，正是听闻当地许多孩子自幼与祖辈相伴，内心孤独。来到独洞后她才发现，孩子们对交流的渴望远超预期。每天清晨，他们总是最早赶到教室；上午课程结束，他们又围着老师依依不舍：“老师，下午可以来找你玩吗？”有时并无特别的事，只是想多讲几句话，多待一小会儿——被人认真倾听的时刻，对这些孩子而言格外珍贵。

在这份约定背后，还有一位特殊的“编外成员”——江南大学盖中辉老师。他曾担任独洞村驻村第一书记，离任时村民以高规格礼仪含泪送别；2022年，离任后的他牵线“小额认捐”团队为全校311名孩子捐赠运动鞋，又联系灵山慈善基金会捐赠500本绘本；2024年，他又回到从江调研走访，村民们见到他，仍会热情地喊：“盖书记，你回来了，今晚来我家吃饭哩！”

十一载，92名志愿者接续前行，让这场约定从未失约。有人毕业多年仍心系山里的孩童，有人一次支教后再度请缨出征；有人带来新的课程，也有人把前一届队员留下的牵挂继续接上。弦歌不辍，这支队伍用一年又一年的脚步，把“短期支教”走成了“长期陪伴”。



侗族大歌在鼓楼间传唱千年，侗语承载着村寨的文化根脉。但是，侗族有语言而无文字，文化记忆依赖口耳相传，不少孩子入学前鲜少使用普通话，或发音不准，或怯于开口。为此，团队搭建起“基础表达一场景应用—

从教发音，到教表达；从传知识，到照见心。十一年，对支教团的年轻人而言，山乡之行不仅仅是单向的奔赴。他们为孩子们带去知识与视野，也在这片厚土中汲取着前行的力量。朝夕相伴的感动、入户家访的见闻、乡土坚守的触动，层层铺展成一场双向成长的旅程。

今年支教伊始，有几个孩子在上课时间偷偷跑出教室，在操场上追跑嬉戏。原本担心耽误课程的队员们，看着阳光下孩子们肆意的笑脸，索性放下教案加入其中。踢球、跳绳、奔跑，欢声笑语漫过山野，彼此的心也一点点贴近。那个下午，队员们或许没有传授太多书本上的知识，却读懂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对许多留守儿童而言，陪伴

那一刻，普通话不再只是发音练习

文化传播”三阶推普体系。朗诵课以“标点是路标，意群是脚步”口诀配合拍手训练强化停顿重音，用“情绪红绿灯”情境游戏练习语气表达。

最让孩子们雀跃的，是“侗寨小小代言人”主题课。石晓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站在手机录音器前的样子——声音小得像蚊子，头埋得低低的，一句话要卡好几次。一位队员蹲下身，把视线放到与她一样高的位置，轻声鼓励道：“就说说咱们的鼓楼。”

她终于开口：“这是我们独洞的鼓楼，全部用榫卯搭建，不用一颗钉子。”短短一句话，颤颤巍巍，却像从山路上迈出的第一步。随后，60至90秒的家乡介绍音频被生成二维码，印在“会说话的明信片”上。孩子们拿着明信片，用手机扫出自己的声音，先是愣住，继而捂着嘴笑，眼里亮晶晶的。

那一刻，普通话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发音练习，而成了风，把鼓

楼的榫卯、侗族大歌的调子、山寨的晨昏，吹出月亮山，也吹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十一载，团队累计开展普通话教学三千余课时，服务山区儿童八百余人次，先后三次获教育部、团中央通报表扬，五次入选全国“推普助力乡村振兴”专项实践团队。数字背后，是一间间教室里逐渐响亮起来的朗读声，是一个个孩子从不敢开口到愿意表达的变化。

不仅如此，这些年在独洞，支教团紧扣乡村孩子的成长需求与时代育人方向，将科技启蒙、生态环保、红色浸润、安全自护等内容融入夏令营。

2025年，团队的课堂又往前走了一步。除了教学，他们还聚焦“情感缺位与心理韧性：贵州乡村留守儿童心理调适机制”开展调研，71份样本、1.6万字报告，读懂孩童在情感缺位下的心理困境，也撷取家庭监护、社会支持汇聚的温柔星芒。

山乡之行，一场双向成长的旅程

本身就是一种教育。有人愿意倾听心事，有人愿意蹲下来一同玩耍，这份懂得与陪伴，与知识传授同样珍贵。

2022年支教团成员韩暑宜曾在支教期间写下《足茧青山意苍茫》：“行道迟迟问藜藿，足茧青山意苍茫。”他说，一个人得先让自己光明起来，再让这光明照耀身边更多的人。一次次走进山乡，一次次被山乡照亮，正是这群江南青年对“心手相牵”最深的理解。

侗族大歌的余音萦绕在鼓楼檐角，孩子们牵着队员们的手，穿行在木楼之间。多日相处，孩子们以侗歌为引，把江南的客人带进侗家日常；以落日为约，带大家俯瞰梯田的鎏金晚景，用最质朴的方式回馈着远道而来的善

意。远处吊脚楼的灯火渐次亮起的那一刻，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学子，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读懂了乡土中国的厚重。

归期渐近，孩子们送来的信越攒越厚。“如果有人否定你，那我就加倍肯定你。”“希望老师永远开心。”稚嫩的字迹里，藏着最澄澈的心意。队员陈正龄把信小心翼翼地夹进笔记本、收进行李箱——她知道，或许多年后会淡忘某一堂课的内容，却永远不会忘记独洞深夜的那盏灯，不会忘记这群眼里有星光的孩子。

窗外，荷塘里的荷花在夜色里静静地开。下一年，荷花开的时候，关于陪伴、成长与希望的故事，还将在黔东南的层峦叠嶂间继续书写。

（记者 徐兢辉 实习生 陆可伊）